■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3月28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有福共嚐

翠袖乾坤 文潔華

有些事情，我對日本人是由衷地欽佩的；雖然他們的從眾性也帶着民族的盲點。

走過東京鬧市，火車在橋上隆隆作響，橋下人群摩肩接踵，但卻閉口不言；如此寧靜的情景是不可思議的。日本人自制力之強悍，令人從來不敢小覷他們的民族。

經濟不景。銀座一間小麵店午飯時門外排長隊，大家都克制着等候小店內的人吃完麵條，讓外面的人逐一進入。這所麵店面積雖小，但在世界租金高企第三位的日本城市裡，必定是艱苦經營的，問題是它並沒有開天殺價。店內只有三張小枱，每枱至多坐四個人，那經已是相當擁擠，身體要互相遷就。店裡的顧客也知情識趣，麵吃過了便站起來埋單讓位。

店主依然決定要做到賓至如歸。小店只賣五款麵條，素的兩種，有幾片肉的和海鮮的三種，這是它至今仍能維持的經營手法，如此也使小店可以供應外賣。麵店還會在早上十一時派減價券，憑券可減約港幣肆圓。如此便見人人一紙在手，耐心在店門前排隊等候。約港幣五十圓一碗麵貴嗎？在生活指數如東京的地方，除掉店租、工資、來料、稅務、雜項開支等，盈利其實不足提。

但這店的麵一直沒有降準，依然彈牙好吃，值得耐心等候。店主不管春夏秋冬，總是笑容可掬，且盡心侍候。搵食艱難！但如要真正明白箇中況味但又甘之如飴，建議好好吃一碗熱烘烘的素菜麵，便能明白那份堅持：貨真價實，有福共嚐。

福特級航母會累死美國

古今談 范舉

美國二零一四年的軍費開支會達到五千七百四十九億美元，削減了百分之五。但是根據兩黨的協議，今後十年，美國將要削減五千億美元的軍費，即每年要遞減五百億美元。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將要裁減海軍和陸軍，各軍種裁軍十萬，並且要削減三艘航母。美國能不能應付歐洲和亞洲兩條戰線，連美國人也沒有底。烏克蘭局勢的發展，使得美國有需要把兵力從亞洲調動到歐洲，出現了捉襟見肘的弱勢。

為了掩蓋自己底子虛弱，美國高調宣傳、高昂造價、高速建造的美國「福特」級航母。第一，這艘航空母艦採用了十三項最新的關鍵技術，新技術佔了航空母艦技術的百分之六十，大大領先於其他國家的海軍，可以說是「所向無敵」。核動力的航空母艦，發電能力為以前的美國核母艦的四倍，足以供應電磁彈射器、先進着艦攔阻裝置和雙波段雷達技術。美國還說，福特號下水，使中國的遼寧號的技術落後了三十年。

福特號已經下水了。但是要把所有的技術設備裝入航空母艦，還要花三年的時間。即是說，福特號現在什麼武裝也沒有，還未能服役。

福特號使用了電磁彈射器以及電磁軌道炮及激光武器等新概念武器，耗電量特大。若果一起同時使用，驟然間耗電量大幅度增加，很容易引起電腦故障，導致整個動力系統癱瘓。在戰鬥動員的時候出現這種局面，將是無可挽回的致命傷。

新技術同時投入使用，操作人員經驗不足，偶爾出錯在所難免，倒骨牌的效應隨時出現。這些技術由於太新了，仍然未成熟，所以將來的故障事件不可避免，這些改進能提升其總體性能，但也容易引發更多的電路故障、局部用電過大或動力系統故障等問題，從而導致整個系統癱瘓。

新技術的福特號，由於採取新科技，將來的維修成本也非常昂貴，整個航母編隊全壽命周期達二千五百億美元的成本，昔日財大氣粗的美國可能支付不了今後保養航空母艦財政開支。福特號從艦體設計、飛行甲板、雷達、紅外、電磁等諸多方面採取了「隱身措施」，但「樹大招風」，其反射截面積、紅外線、電磁輻射值依然較大。而且其編隊龐雜，在日益先進的多種探測器材綜合作用下，很難做到「藏蹤匿行」。這樣就存在被對手迅雷不及掩耳攻擊的隱患。今後的軍費愈來愈少，美國怎樣營運這一艘吞噬了大量經費開支的航空母艦？所以福特號很可能累死美國。

看不懂的戲

雙城記 何冀平

二〇一四年首都劇場精品劇目邀請展的另外兩部戲是《從莫斯科到佩圖什基》和《耶路撒冷之鴿》，這兩部劇分別由波羅的海之家劇院和以色列蓋謝爾劇院演出，是這兩家著名劇院的經典看家劇目，上演以來得到世界專業人士的眾多讚賞，這是第一次來中國，使中國的戲劇人和觀眾極之期待，我特從上海趕回北京觀看，現場見到不少影劇界的名星大導來捧場。

兩部戲都是改編自享譽世界的著名作家的暢銷小說，前一部講述一個酒鬼從早上登上莫斯科的電氣火車，要去長滿鮮花的佩市看他的愛人，一路上遇到天使、撒旦、動物、形形色色的人和酒徒，最後他孤獨地爬上天梯，不知意欲所往。後一部，講一九四八年中東戰爭期間，一個年輕的信鴿訓練員身負重傷，在臨死前，他放飛了最後一隻信鴿，信鴿帶着的不是情報，而是他的精血，送給遠方的他自幼深深愛慕的女孩。作為戲劇，這兩部戲沒有故事、事件、人物、衝突，而是由奇特的迷宮，多層次的交織，衝湧不斷的詩意，人物迅速的轉換和大量看似不相關的細節構成，被稱為「在舞台上掀起一股巨大的能量，鋪天蓋地地湧向觀眾，讓觀眾的意識經過洗滌變得清晰明朗」。但據我觀察，中國觀眾多數看不懂，清晰明朗的不多，坐在我前排的一個女孩從開演不久就靠在男友身上睡，直睡到終場，這幾排是劇場最好的位置，票價六百八十大元。中場休息的時候，已經走了近三分之一的人。堅持看到底的多是專業人士，但即使是做這一行的，研究戲劇的，完全看明白的也不多。看來導演就是不想你明白，而使觀眾從中得出多方位的感受。作為編劇，我看重的是劇作家的講述方式，劇本還可以有這樣一種寫法，不是敘述，而是啟發引導衝擊，以強烈的感受，新奇的舞台語言，使人在感觀中有所感悟。兩部戲的結尾都是開放式的，酒鬼主人公是否找到愛人？男孩子的信鴿帶給女友的結果？要觀者自己得出答案。「抽象派的藝術不是沒有主題，而是主題的多元化」。特別要提的是舞台設計和演員，兩部戲的舞台設計都非常特別變化莫測。《從》劇有扭曲的車箱、孤獨的小屋，酒徒的盛宴，用一些曲折的木板相連，以燈光和音效造成謎一般的夢境，亦幻亦真。《鴿》劇，舞台上基本是白色，用極細薄的輕紗拉起幾層幃幕，一道道拉開閉合，表示場景的更替。最令人着迷的是演員，他們都是該國著名演員，年紀並不很大，也非濃眉大眼尖下巴，相貌很一般，但有豐厚的演出經驗，自然真實不露痕跡，又不失風格，台詞清楚起伏錯落直達人心，這同現在我們有些演員那種外露、賣弄、沒有分寸、撒狗血式的表演，形成鮮明對照。

現在內地常有上檔次的世界戲劇上演，首都劇場邀請展上演的劇目比較另類，目的是「推開門，打開窗」，使中國戲劇之屋通風透氣，不至缺氧，多看看外面的風景，才能知道自己的房屋缺什麼，哪裡要拆卸，哪裡該裝修。

求醫經歷

近年經常聽到醫患矛盾上升的極端事件，讓人不由感嘆：醫生這個曾經神聖而風光的職業，怎麼變成了高危職業？

俗話說，一個巴掌拍不響。醫患矛盾的激化，並不能簡單歸於患者素質低，也該從醫院方面找找原因。最近，有位外地親戚說了在北京的求醫經歷，讓人頗為感慨。這位親戚因腹部疼痛，當地醫院又治不了，只得緊急來北京大醫院求醫。他被妻子用輪椅推着，剛下飛機就直奔了醫院。聽說這家醫院掛專家號特難，於是提前托人掛了個專家號；又聽說想早住院必須紅包開道，又包了個3000元的紅包。

去門診後趕緊塞紅包，開始醫生不要，可家屬死活往人家口袋中塞，醫生只得說了聲「謝謝」收了。親戚這下心裡才踏實。於是，醫生給開了一張長長的化驗單，一個多星期才全化驗完，沒治呢就花了一萬多塊錢。其間因沒給開止痛藥，病人依然痛得坐臥難安，夜裡不能睡覺，只得生扛，還怕沒治呢就痛死了。化驗單出來之後，專家說可能是惡性腫瘤，不歸他這個科治，就寫了個紙條，把病人轉到了其他部門，介紹給另一位醫生。

我問：那3000元紅包白送了？他說：不白送，化驗、檢查都排在前邊，人家還幫我介紹給別的專家，要是不送紅包哪兒有這麼方便？我心想，這心態真是超級好！這麼說，沒錢送紅包的，得了絕症去醫院就難看上病了？

可輪到下一個專家給他看病時，親戚卻沒再送紅包。親戚看明白了：花大錢治的病，尤其是絕症，醫院歡迎還來不及。不僅為醫院創收做了貢獻，醫生還能拿高回扣。等全部檢查做完，親戚已經花了近兩萬塊錢。平時這老兩口省吃儉用，乘公共汽車的錢都得算計。

那家醫院病房有一位農村來的晚期癌症病人，住了一周院，前期檢查就花光了帶來的幾萬塊錢，聽說還要再做一個一萬多塊錢的檢查，就乾脆不治回老家了。病人臨走前問醫生：怎麼住了那麼長時間，光檢查不採取任何措施？醫生說，不檢查完了怎麼決策呀？病人無奈地說：反正最後也得人財兩空，還治什麼？

親戚總算是住進醫院開始化療了。一次化療的費用是3000多元。可是醫生說，國產化療藥效果不太好，而且副作用大，建議打一針進口藥，對治療這種腫瘤特別有效，不過是自費的，2萬4千元一針。親戚反正不能享受北京醫保，又求生心切，就咬咬牙同意打一針。他說，聽醫院的意思，要是不打這針，化療就好像是白花了。

這樣，每次3000多元的化療，再加上每次打一針兩萬四千元錢的針，一個療程就得花近三萬元，相當於親戚一年的收入。醫生說，這樣的療程起碼得做六次。粗算一下，親戚治這病，最少得二三十萬元才勉強夠。夫妻倆辛苦積攢了半輩子，也就有幾十萬存款，可事到如今也只能咬牙了。

親戚做了三次化療之後，主治醫生卻找不着了。一問，調到了另一個科，跟他以前的病人沒有關係了。新的主治醫生說，得重新檢查做個評估，才能繼續往下做化療。於是去做評估，又花了近一萬塊錢的檢查費。親戚說，檢查單子出來之後，醫生連看都沒有看一眼，就讓繼續往下做。

跟北京的醫院打了一陣子交道，除了花錢如流水之外，親戚還發現，無論是在門診還是在病房，病人都是點名道姓地找某某大夫，兩眼一摸黑，就衝着醫院來掛號看病的人極少。他疑惑地說，難道在醫院不認識人就看不了病了？我趕緊說，那倒不是，只是找個熟人心裡踏實點兒罷了！親戚說，我倒先找了熟人，可錢也沒少花，勁兒也沒少費！最後，可能還得人財兩空！

親戚的悲觀，並非無中生有。這樣的例子不少。我家樓下有位收廢品的農民工，已在北京幹了十幾年。去年底突然得了惡性腫瘤，住進北京一家醫院。醫生建議他打的針一萬多塊錢一針，這位師傅住院治病幾乎花光了在北京賺下的所有積蓄，還是不到三個月就過世了。

如果病人經常被「人財兩空」的恐懼折磨，情緒也就極可能失控。他會認為，醫生正是「人財兩空」悲劇的製造者。送紅包讓人痛苦，掛號難讓人痛苦，巨額檢查費以及治療費讓人痛苦，很多不好的結局，更讓人痛苦。

有位朋友的母親前幾年摔了一跤，腰部骨頭微裂，去一家三甲醫院就診。醫生建議採用一種新治療方式：把一種粘合劑注射到腰部，直接把骨頭粘上。家屬問，粘合劑都含化學成分，是否會對人體產生副作用？醫生肯定地說，不會。可是老人出院不到一年，就得白血病去世了。老人的病與那次注射粘合劑有沒有直接關係呢？朋友一直把這個疑問藏在心裡。從此，對醫生更加不信任。

人人都知道，現在公立醫院醫生的收入，主要來於醫藥費與檢查費的回扣，而不是醫術，所以醫生傾向過度治療，過度檢查，更願意用貴藥、新藥。看病難、看病貴，根子正是醫院現行的考核評價體系。改善醫患關係，如果不從改變醫院體制着手，就是治標不治本。醫生不是聖人，樹立醫德，也要有良性循環的經濟基礎。

事實上，當下公立醫院的考核體制，已讓一些有良知的醫生很難生存下去。不久前去一家知名公立牙科醫院看病，本想掛原先那位主治醫生的號，卻被告之，那位醫術醫德俱佳的醫生，已經跳槽了，在市區一棟商業樓上辦了一家個人診所。

這家醫院其他的大夫、護士非但不忌諱這個話題，還都熱心地告訴我那位大夫診所的地址電話，說以後看牙就去找他吧！還說，他這樣醫術精湛受病人歡迎的醫生，特別適合自辦診所，應該跳出體制。可見，大夫們心中都有一桿秤，是非觀念很清楚，只是在體制中身不由已罷了。

■網上圖片

三十年後重現香港舞台的《茶館》

演藝蝶影 小蝶

上星期電視節目訪問久違了的萬梓良和伍衛國。兩位是不同年代的當紅小生，離開了香港熒幕有好一段時間。我覺得一集訪問兩位資歷甚豐的演員很是浪費，每人各佔兩集也未為多。雖然整個訪問沒有提及「茶館」二字，但一看便知二人是為了協助宣傳四月上演的舞台劇《茶館》而亮相的。《茶》劇是香港戲劇協會今年的重頭戲，單看演員陣容已極具吸引力。除了伍、萬外，還有多個劇壇響亮的名字：劉雅麗、葉進、馮祿德、梁天、劉錫賢、麥秋等；而導演名字更是響亮：King Sir鍾景輝和孕育香港劇壇無數編劇、導演的李銘森，所以《茶》劇是一個星光熠熠的製作。

除了陣容之外，《茶》劇本身就是一個吸引。它自一九八四年之後，竟然直至今天才再被搬上香港舞台，相信演員之多是排演的最大挑戰。數十名同台出現的角色均各有自己的生命，是考驗導演場面調度功力和駕馭能力的劇本。可能正因如此，三十年以來兩次排演的導演都是藝高人膽大的King Sir。

《茶》劇是老舍的名作，以同一個空間（北京城一間茶館）的半個世紀的人事變遷，側寫中國在清末、民初軍閥割據和抗戰勝利後內戰的歷史、政治和社會的變化。它所展現的不單是戲劇藝術，更是一篇濃縮了的中國近代史。

我沒有看過香港當年的版本，卻在數年前欣賞過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將他們的戲寶帶來香港的版本，國家一級名演員梁冠華、濮存昕、何冰是這個版本的主角。我抱着朝聖的心態看這個「沒有小角色」的名劇，香港很多資深劇場人在看劇後都紛紛跑到後台跟這班名演員拍照留念，彷彿變了小劇迷。

我拿着香港四月份上演的版本的演員名單一看，原來其中多位都是在我撰寫King Sir《戲劇大師——鍾景輝的戲劇藝術》系列的兩本書籍中出現的朋友。當時King Sir找來多位他的舞台和電視的搭檔和學生與他對談，暢談大家多年來的合作、交往和感受。通過他們回顧的一段段創作，我在書中將香港舞台和電視的多段歷史記錄下來。這兩本書籍都會在《茶》劇於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演出期間在前台出售，而由祿叔馮祿德與我編輯的《香港劇壇點將錄第五輯》亦同場發售，大家請到場支持賜教。

再說聖羅蘭

此山中 鄧達智

香港電影節將推出老牌時裝設計師伊芙．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簡稱YSL）生平改編電影《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導演Jalil Lespert）。

幾年前世界杯法國舉行，推出三百名模特兒演繹這位法國國寶級設計師的作品回顧展。當年他七十歲，雖說未算太大，但健康不斷走下坡。眾人看過表演，認為大則大矣，嫌老氣橫秋。

有人甚至比較當年大連政府精心炮製的大連時裝節，領教過全市全情投入的時裝大遊行，有人將聖羅蘭那次表演跟大連時裝遊行比拚，水平見仁見智，冷暖觀眾自知。

無論當年聖羅蘭展出的時裝有多老套，能在世界盃中代表法蘭西民族向全世界宣示，其時裝國王地位最明顯不過。從事時裝業四十多年老將，這一生，沒白過！

一九九八年，聖羅蘭慶祝事業四十周年。勾起聖羅蘭慶祝二十五周年全球巡迴演出的回憶，法國本土之後是美國，然後一九八五年到北京，在北京美術學院擺出大型展覽，筆者被邀前往參觀。那時年，YSL風采仍盛，隨和而害羞，跟他寒暄數句，面紅的不是入行不久的筆者，卻是早應見慣大場面的大師。

除皮爾卡丹（Pierre Cardin），聖羅蘭是當年中國人眼中另一位國際大師級人物，讓中國內地塵封的時裝大門敞開。

那次旅程造就筆者跟聖羅蘭公司一些主管混熟，到巴黎得以在他們的總部遊走，更與聖羅蘭長期設計助理兼私人繆司Loulou de la Falase（已故）交往（其侄女Lousie曾為YSL專用模特兒，母親Maxine是紐約聖羅蘭主管，一門三代與聖羅蘭關係比親戚更親密）。眾多長期親密戰友口中得知YSL為人文靜害羞，卻是個大好人；例如當年公關主任Gabrielle，從YSL為Dior作助手，再而於Dior過世以二十一歲弱齡，擔上Dior總設計師大旗，而男友Pierre Berger協助獨當一面，卻一直伴隨左右扶持至聖羅蘭退下。

數眾長期服務員工如親人般支持下，聖羅蘭卻一直解不開精神緊張狀態，據聞，需長期服用鎮靜劑及各式藥物以致健康受損，四十周年台上致辭時，需紅顏知己嘉芙蓮丹露代其讀畢致詞。

年輕時視聖羅蘭為死對頭、競爭對手的Chanel主將，老佛爺Karl Lagerfeld與YSL一生比拚。聖羅蘭視Chanel為女性服裝現代化最重要設計師，一位革命者。有趣是，Chanel女士本人不相信時裝革命這回事，她只相信衣服是進化evolution而非革命revolution。

聖羅蘭事業之始，便服務高級訂製服裝。可是「高訂」Haute Couture事業全球性走下坡，YSL本人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便曾透露，如果可以重頭再來，他寧願「做一個向女皇揮手致意的群眾便裝設計師，而不希望做那個為女皇設計的貴族設計師」。從踏入Dior那步開始，他的法國時裝國寶命運便被注定，或者說，被男友及生意統領人Pierre Berger注定。

CBA球員年薪百萬

方寸不亂 方芳

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CBA）接連兩星期舉行決賽爭霸戰（北京鴨對新疆飛虎），無論在新疆抑或在北京舉行，體育館場場爆滿。上周日舉行決賽第三場，一萬八千座位座無虛席，一些名人及明星也要坐在加席上。

我們香港球迷本着鄉情，當然捧廣東隊。在CBA賽事中，廣東隊總是名列前茅，令賽事更添刺激。然而，廣東隊兩名外援球員是黑人，我們為黑人運動員喝彩的同時，又似乎與廣東鄉情扯不上甚麼關係。

CBA近年很受歡迎，因為由二〇〇五年改為職業聯賽，各球會可以引入外援球員及教練，提高水準，令比賽更有可觀性。外援也改變了中國籃球格局，由一九九五年開始的中國籃球聯賽，八一火箭隊由於可以通過部隊機制，在全國範圍招攬人才，組成了全國最強，十九屆中拿下了八次冠軍，也培養第一位到美國打NBA的王治郅。

可是職業賽後，經濟發達沿海地區的球會得到商業贊助，財大氣粗，除了招聘優秀的本土球員外，也可以從歐美等國家招聘外援，這些外援往往是球隊的靈魂，在賽場上擔當得分手，或是進攻的策動者。廣東華南虎隊也在上屆奪冠後，平了八一隊奪取八屆冠軍的紀錄。

廣東是籃球搖籃之鄉，全國十八支參賽隊伍中，有三支來自廣東，分別是廣東華南虎、東莞獵豹及佛山麒麟，而華南虎及獵豹都以東莞為基地。廣東三隊中今年有兩隊打入四強，可惜後力不繼，廣東被剋星——北京淘汰，而東莞被新疆打敗，與冠無緣。

CBA改制職業賽後，也令球員收入帶來質的變化，因為聘請質素高的外援，必須付出較合理的價錢，據說，現時外援年薪一般為六十萬至一百二十萬（人民幣，下同），表現較好的更是倍數。

球隊要取得好成績，不能單靠兩個外援（規定同場最多只能用兩個外援及限定上場時間），質素好的本土球員也因此水漲船高。據說北京隊的主力孫悅（曾打過NBA），年薪達四百萬，當然並不是每個球員都能拿到這般天價的待遇。但一般一線球員都能拿四五十萬年薪，大牌的八十萬以至過百萬則少不了。加上出場費、廣告贊助費等，他們的待遇比其他職業好得多了。